

## 作家访谈

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一个心念。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结合上一堂课,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我会花很长的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在评论还是在创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意义。

## 梁晓声:为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作为梁晓声的学生,该是怎样的幸福?

课堂上,他会给学生准备各种各样的饼干、面包、饮料和巧克力,人人有份,大家可以伏在桌上,血糖低的同学,可以吃糖……然后呢?看电影。

那节课放的是《出租车司机》。没有任何迎合市场的桥段,即便在文艺片里,也不属于故事性强的电影,一切情节细节都是从心理层面刻画人物而设置。

为什么选择这部电影,通过电影引导学生达到怎样认知,梁晓声自有他的道理。他把所有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当下年轻人生存困境的体贴全部写进了《中文桃李》。他说,七十多岁的人生走过之后,自己常常在思考,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是最主要的?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它都是过眼烟云。就像《人世间》主题曲的歌词“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人生不是这样的,在自己快要“融化”的情况下,他想着看还能做什么事。

这是梁晓声的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最后一本写完,“梁记面食店”将要开张了。“写作跟面点老师傅开一家面馆是有多大区别的,无非你就是要把面做得好一点,要保证食材环保。”梁晓声说,人不能太执拗,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眼下,他的“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不能浪费。

**中华读书报:**《中文桃李》传达了您对大学教育、尤其是中文系教育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小说中的先生身上有您的影子?

**梁晓声:**对,包括汪先生讲课的内容,基本上也是我引导学生时讨论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坐在大学的课堂里(尤其是家境不太富裕人家的儿女,还要承担着学费的压力),如果在中文的课堂上只是来带着大家说,如何读懂一篇小说,这个课堂显得太没有知性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古文,应该是需要老师们、老先生们来讲;就现代文学的话,我现在没有遇到过读不懂的作品——这不需要老师来讲。我觉得高中之后几乎没有学生读不懂的,只不过是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觉得更好的上课是通过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之后,引发了怎样的思考,那个思考性的话题以及延伸的讨论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讨论《出租车司机》里特拉维斯身上人性与兽性难解难解地混合在一起,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讨论《聊斋》中的王六郎,甚至讨论到和中文没有关系的罗丹的人马,我觉得这些讨论才是中文的意义,这些也确实是我在大学里上的课。

**中华读书报:**当年您调到北京语言大学,有什么契机?去大学任课适应吗?

**梁晓声:**我当时身体不好,写作也很累,颈椎病很严重,都想放弃写作。我想,我被叫作“作家”,写过一些作品,对得起叫我是作家的那些人了。附近的大学离我最近的是电影学院,再就是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我第一次听说大学有“文化”两个字,想必是一所纯粹的文科大学就去了。没想到半年之后,“文化”去掉,成了北京语言大学。我去大学没有任何不适应,在下乡之前我当过实习老师,下乡时当过小学老师,下乡之前的志愿是报哈尔滨师范大学。当老师是我少年时期的梦想。

**中华读书报:**您当老师,更注重什么?

**梁晓声:**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结合上一堂课,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讲得用心不用心,备课或不备课,学生一听就能听出来。我会花很长的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在评论还是在创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意义。我要求学生首先清楚中文系学生的基本能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对迈出门后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帮助。我会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引导他们,如果一部分学生是天生的理性思维,那就在大学期间利用一切方式调动他的理性思维;如果了解到学生具有写作潜能,我会告诉学生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我不会因为自己写小说就去鼓励同学创作,相反,我努力地建议大家创作的事情以后搞。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语文教育?

**梁晓声:**现在的语文教育和从前不太一样了。过去凡是报中文专业的学生一定是因为喜欢中文,当年的大学中文系几乎是文化才子们集中的专业,一所大学里没有中文系一定很寂寞。现在有些学生纯粹从高考、就业的便利上选择文科,或者是因为热门专业在招生时诱人的口号。对于这样的中文系学生,我首先要和学生沟通,了解他们个人的职业意愿和基本能力。中文系学生的能力有三个标准:一是评论的能力,二是研究的能力,三是创作的能力,这个能力比较特殊,需要考核是否具有潜质。我经常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品,支持他们办刊物。

**中华读书报:**说到“深刻”,您的小说中也对此有些解释。您怎么理

解“深刻”?

**梁晓声:**好作品如瑞士名表,芯里有钻石,钻石本身即有价值。钻石就是发人深省的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过目不忘的文字或对话,这几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达到深刻的水平。深刻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揭示方面,也体现在对社会学规律的揭示方面。深刻不等于危言耸听,也不等于哗众取宠之论,更不等于对人性丑恶险邪的一味展览。

**中华读书报:**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多年,能谈谈您的感受和体会吗?

**梁晓声:**我和大多数学生的关系很好,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我真是幸运!矛盾哪儿都有,但我总感觉回到同志之间的温暖,好人成堆。如果让我写大学校园,我恐怕写不好,我要写的话,恐怕要写另外的问题,思考大学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大学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学有没有失去这种精神。

**中华读书报:**所以才有了《中文桃李》?

**梁晓声:**实际上,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一个心念,因此《中文桃李》的写作有一种亲近感,甚至写的时候有点沾沾自喜,感觉写年轻人的爱情也还可以做到信手拈来。

**中华读书报:**《中文桃李》和之前的《我和我的命》都是写年轻人的故事,对您来说有挑战吗?

**梁晓声:**是有挑战,首先语言不同。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语言经常出现,我没有办法融入那个语言中去。但是80后还好一点,就是我儿子的年龄,他跟

我的语言有一些贴近。80后、90后之间都有代沟,但是不影响交流,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你会发现75后、80后作家们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些“顽主”的气质,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人,写女孩的话差不多都有刘索拉笔下女孩的样子。生活中我接触的学生们根本不是这样,我反倒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是总之他们身上没有“顽主”的那种气质。

**中华读书报:**最近您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梁晓声半小时亲子美绘本”,是怎么想起来写童话的?

**梁晓声:**刚写完长篇会比较疲劳,借机调整一下。写童话一直是我的愿望,我常做读书大使,推荐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书,发现儿童文学作品里写实的很少,低龄读物、父母可以读给孩子听的更少。较多是读国外的,比如《窗边的小豆豆》那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想不如自己动手写。儿童时期是给人刷底色的时候,我主张把善良和爱放在第一位,善良、友爱、助人为乐。

**中华读书报:**写童话比成人小说容易吗?写童话最重要的是什么?

**梁晓声:**也不能说容易,写童话要有童心。除了童心,还要有儿童的视角。对我来说,也不是个问题。我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就在看美国大片《复仇者联盟》《雷神》,我会想现在提供给孩子的故事是否太简单了。他们的眼界太宽了,但是某些作品对孩子心灵的养成有营养的作用吗?需要探讨。

**中华读书报:**您理解的儿童文学

把众多俄罗斯诗人有关中国文化的诗歌作品翻译、汇编在一起,头脑中似乎出现了一种意象:两条细小的溪流静静流淌,逐渐汇入了一条河流。

## 俄罗斯诗人笔下的中国

■徐丽红

谷羽先生是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曾获俄罗斯联邦普希金纪念奖章。《古诗》“2018年度翻译家奖”“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近日,他编著的《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第一时间收到谷羽先生寄来的签名译本,并成为该书的第一批读者,深感荣幸。

令我欣喜的是,我曾向谷羽先生推荐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诗歌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卡扎科娃教授,教授的6首诗全部入选诗集。让我感动的是,卡扎科娃的诗具有重要意义,不但见证了我们一起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而且传达出她与我几位朋友的跨国友谊。基于我与诗集的这种密切关系,我想分享一点儿自己的感受。

本书有几个重要特点:收录的

诗歌展现出丰富的中国形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全书自序、诗人简介和附记(译后记)内容丰满,这与谷羽先生的日积月累辛苦付出密不可分;汉语译文秉承了他自己的译诗原则,做到了思想内容和韵律兼顾,译诗可与原作对照阅读,体验双重的审美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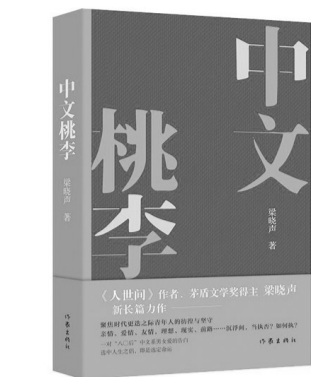
诗集收录了18世纪至今将近300年俄罗斯61位诗人的300多首诗,展现了历代诗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囊括了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进入21世纪俄语诗人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诗歌、绘画、音乐、山川、自然的种种观感和印象。诗人中不仅有杰尔查文、普希金、勃洛克、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别列利申等享誉国际诗坛者,也有当代诗人吉托维奇、谢达科娃、雷巴科

娃等,还有俄罗斯数学家布尔东诺夫、汉学家阿尔焦姆·科博泽夫、诗人和歌手多琳娜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抒发有关中国的难忘记忆,涉及中国茶叶、丝绸、扇子、刺绣、扇骨,乃至针灸。

谷羽先生的自序15000多字,分九个部分梳理了中国文化,尤其是系统厘清中国诗歌走入俄罗斯的脉络,再次印证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世界文化交流、汇成的“活水”为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推动作用。令人佩服的是,谷羽先生不仅在诗作前为每位诗人做了简要的介绍,还在诗后写了附记或译后记,为读者提供相关背景介绍,与诗作创作有关的故事、作者或译者与诗作的情缘等。点点滴滴的生动故事记录了成书的历程。比如,洛伦和布尔东诺夫是谷羽先生在网上结识并长期通信的朋友,他们

和谷羽先生对译诗进行切磋交流,这些附注内容,让读者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信息,这一切都使得本书读起来轻松愉快,毫不疲惫。

我们再回归诗作本身,谷羽先生多年从事诗歌翻译和诗歌研究工作,对译诗秉持自己的原则,“以诗译诗,以格律译格律诗;在忠实传达原作意象与内容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原作的形式、节奏和音乐性”他采用以“顿”对应音步的方法,力求再现原作诗行的韵律感。在韵脚安排方面,力求接近原作的韵式,在仔细阅读和分析原诗的基础上翻译,力图再现原作的风采。在诗歌阅读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在内容和形式、节奏和乐感的平衡上,谷羽先生精益求精,不懈努力,相信会赢得诗歌读者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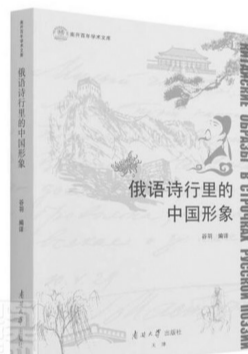


《中文桃李》,梁晓声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56.00元

是什么样呢?

**梁晓声:**我认为的儿童文学是什么逻辑呢?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思想成长史,一定和阅读史有重要的关系。一个人若没有阅读史,成为大人时,他的精神、思想都是有缺陷的。儿童怎么读?读什么?一是和老师、和家家长谈,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有一个误区:孩子的成长是快乐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的精神成长也一定是快乐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现象:儿童读物有故事,但没有精神营养。大家不知道读了这个�故事后,究竟给孩子什么样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思想上的营养。

我很焦虑,我就用我理解的儿童文学来证明。我希望写出既有故事又有营养的作品,我们所谓的精神成长史、心灵成长史才能够与阅读史发生关系。有一种绝好的东西,超过任何一个家族财富,就是书籍,任何个人、家族都无法垄断。相当地多普通家庭的儿女,从书籍中获得能量,一代一代都会有人承担起来,作家中这样的人有很多,在17世纪、18世纪启蒙的时候,作家是贵族行业,但是到后来就不是了,到后来就回归到平民,阅读产生了作家、学者、教授,所以书籍是属于我们的,只看你读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有一个方法是要遇到我这样的老师,这样应该受益会多一点。



《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谷羽编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98.00元

涓涓细流,慢慢滋润中俄文化交流的土壤,撒下种子,以期结出丰硕的果实。其实,种子就在我我手中,在青年学者和诗歌译者手中。对于有志于诗歌翻译的学者而言,对于热爱中俄文化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破解译诗奥秘之门的钥匙。

书中所描写的爱情是一个极其丰满的意象图腾,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它与人生的终极意义组合在一起,它是每个人疲于奔命时,内心裹挟的美好愿望。

## 科学岛边的美好愿望

■常锐

长篇小说《科学岛边的爱情》,讲述了几位高学历的年轻人在一个发展的城市中挣扎奋斗的生命历程。只有当读者把书全部看完,才能领悟到书名的奥妙和象征意味——“科学岛”作为农耕文明向科技文明转型的标杆,在这里凝聚了太多普通人的精彩故事。

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两个来自偏远乡村的年轻人,自从跨过村西小桥的那一刻,就对高楼林立的大城市心向往之。几经周折,带着县城鞭炮声打来的积蓄,买上了通往省城的绿皮火车的车票。当女主人公魏桃下定火车的那一

瞬间,她心潮澎湃,她知道自己离传说中

的“科学岛”又近了一步”。事实上在整个小说中,科学岛并不是核心内容,人物故事及场景都涉及较少,“科学岛”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象征符号,一种心灵的召唤。当他们在这个岛边的城市挣扎、彷徨,日子过得鸡零狗碎,一只鸡鸣鸟鸣时,“科学岛”会在心头萦绕,会给他们带来心灵的慰藉。

毫无疑问,《科学岛边的爱情》写的是当代城市的当代人生活,从题材到写作手法都是现实主义的。相比较于超验、玄幻、魔幻等文学手法,现实主义并不好

把握,尤其是把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纳入文本,一不小心就会滑向俗套。在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构造靠夸张、变形、扭曲等手法达到文学性和陌生化,而在恢弘的长篇小说中,则需要更复杂的故事构造与人物设置的特殊性。引用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的话,“文学文本应该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只有对文学文本本身的形式技巧的研究,才能揭示出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看《科学岛边的爱情》,其主题的隐喻与形象的讽刺大大地突破了本书的文学性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岛边的爱情》里,从故事情节到人物设定都具有讽刺诙谐的意味,唯独对爱情的理解,作家的态度非常严肃。书中所描写的爱情不像电视剧里的爱情那么轻松直接,而是一个极其丰满的意象图腾,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它与人生的终极意义组合在一起,它是每个人疲于奔命时,内心裹挟的美好愿望。陈夏、魏桃、范士本、李婳,梁扣打,他们似乎一直在寻找这种模糊的、不确定的,伸手抓不着的虚无之物。爱情是一个极其精致高贵的理想,按照哲学的理论,

文学绝不会只有一种面孔,追求异质是文学创作的本身。

## 文学的面孔

■刘火

青年文学评论家、作家赵依凭着已大学时期古典文学的修养和从事文学编辑的经历,以及自身的聪颖和勤奋,在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评论方面都有了不少的成绩,并出版了新著《物色——文学的维度与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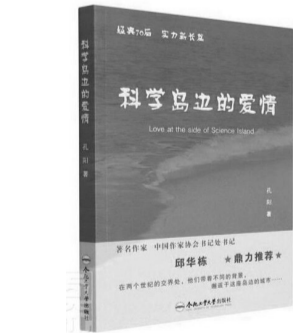
在书中的《“90后”写作如何敞开》一文里,赵依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认为“90后”作者有着“良好的文学自我修养和对个体

切身经验与青春成长印记的深度挖掘”,这是“90后”一代作者的长处,但是,当他们形成“风格化”的同时,“异质化”将有可能被遮蔽。文学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让生活和思考的不同状态以异质化的面相呈现出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不会看到雨果与巴尔扎克的差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当然也不会看到鲁迅与郁达夫的区别、巴金与茅盾的区别等诸种差异。

在《文学现象十五题》一文里,赵依就此话题进一步写到,“我们经由文学产生的几幅面孔引出了一个或可谓由时代赋形的新的文学命题”,也就是说,文学绝不会只有一种面孔,追求异质是文学创作的本身,而描述、界定、批评和阐释某种新的文学现象,则是文学批评的责任。

作者对当代文学的解读尤为精彩。比如,在《《繁花》的可能性

局》一文里,指出这部小说的叙事是“对话压缩叙事的言语方式”,“但将《繁花》这种对传统历史观和美学观的重新忆取与延续进行忆取与再延续,《繁花》似乎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并写道:“中国当代文学的陌生经验与时间意识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某种传统的重新召回”。而在《互文与行动——关于短篇小说的“锻炼”》中,赵依从作者的两个短篇小说《少年》和《少女》入手,谈及



《科学岛边的爱情》,阳阳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52.00元

现实是可感的,是易朽的,理想是可知的,是永恒的,它让小说中每一个卑微的身躯,即便遍体鳞伤也不迷失人生的方向。



《物色——文学的维度与标识》,赵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68.00元

阅读中的“超链接”和“超文本”,文字也十分精彩。

## 本版推荐



《四重奏》,[日]坂元裕二著,韩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58.00元

“音乐就像甜甜圈里的洞,欠缺了点什么的人去演奏,就会成为音乐。”本书是2017年热播电视剧《四重奏》的原作剧本小说,出自日本金牌编剧坂元裕二,书中以轻松幽默的对话体展现四位性格迥异的乐手之间的情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高潮迭起。优雅美丽的真纪、古灵精怪的小雀、喜欢挑剔的谕高和循规蹈矩的司,为了共同的演奏梦想,组成了“甜甜圈洞”四重奏。在轻井泽的别墅里,四人逐渐成为彼此最亲近的“家人”。就在他们为梦想挥洒汗水之时,不和谐的乐声陡然出现,在冬日洁白的雪地上,一桩闹剧已拉开帷幕,接踵而来的是阴谋、谎言还是诈骗?“我没见过单纯的敌人。因为人物都很复杂,所以故事就像是写不完。”坂元裕二如是说。